

訪郊隨筆

忽兒被那報時的鐘聲驚醒，睜開雙眼看到冬陽撥開了朵朵浮雲，展開了它的笑靨，它是一日的開始，它是希望，一切都在等待汲取，大地沐浴在冬陽之下，微寒中透著暖意，就如一股暖流通過，真叫人暖到心裏，啊！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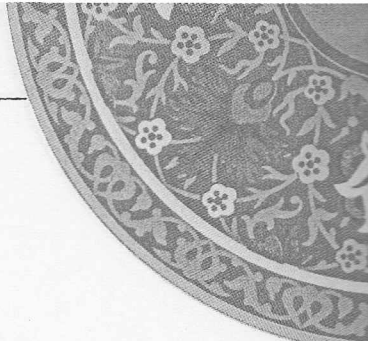
美好的時光使我憶起論語中曾皙的一段話：「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。」回想以前讀此章句時，只當它是當時的行為規範，思想上的一種理想境界，甚至看成口號，而未曾刻意思索如何身體力行。

記得今年入秋時，由於道場的因緣，也是

剛好有那麼的空檔時間，幾位同修想利用這一天體悟道在生活中如何力行，所以決定找幾位一同去體驗一下大自然的生活。

那天一早，我們車隊初時在大街小巷中穿梭，接請一家又一家的同修們上車，三輛車、一伙人，離開了繁華的台北，向淡水方向前進。大家一開始尚無法離開每日的生活瑣事，你一言我一語都是最近如何又如何，好像生活困死了我們，當車子慢慢往群山中顛簸前進時，大家好像車窗外的樹海一樣，風起時風浪吹拂綠林，無邊的綠波，使心胸好像那延展無邊的樹海。話題突然變了，小朋友唱著歌，大人們聊著生活的趣事。道場的喜悅又回到眼前。

沈耀昌



我開了窗，想讓新鮮空氣進來，同時深深感到改善生活固然很重要，善待你的生活，對生命多作一分認識卻更重要，不然只顧浮華的生活，而作賤可貴的生命，豈不是本末倒置。記得有人說過，錢與命兩者都很重要，若是二選一當然是命重要，但是還有一次某位大師在一艘船上，船破了，船長要大家拋棄一切身外之物，此位大師說：「那我這個身體要不要拋棄？」

有人曾說，一枝口紅能畫出一個美人，一枝口紅也能塗出一個吸血鬼。活著是為什麼？雖然如何生活是個人的事，如果能省悟檢視如此生活是我要的嗎？我所擁有的一切是否是生命中不能缺少的？少了它，我還是我嗎？

車子突然停了，也將我的思惟拉回到現實，原來是讓大家輕鬆一下，下了車走著走著，突然感到好像有一股涼意，順著頸部流向背部，哦！下雨了，輕輕地，細細地，使山林停止了喧囂，任雨點毫無遮攔的灑在山上，整個世界好像一下洗清了他的鉛華，看著滿山滿谷的樹海，沖去了心中的煩惱，帶給人清爽與寧靜。

大家在樹下閒聊著山林野趣，看著地上零落一地的野果，一朵朵凋零的花，好像告訴我

們——梧桐一葉落，天下共知秋，綠象徵永恒，安祥，生意和愉快。如果世上沒有綠色，只有黃色使人鬆懈，灰色使人懊喪，紅色令人焦灼，幸運的是生活於台灣的我們可以享受這永恒的綠。只是在山林晚秋時才能體悟到無常。

突然一陣狂風，夾著一場暴雨，將大家趕上了車，我們的車子，在群山暴雨中又開了將近一小時，到了預定地，由車窗向外看去，世界變了樣，小橋變成了浮橋，溪流變成了山澗，俗話說：山不轉人轉。雖然下著雨，但是大家的心情非常好，就想在群山中隨便走走，忽然看到了山野小店，陣陣地瓜香使大家聞香下馬，山野中那種樸實自然的氣息，使大家高興的又吃又帶的買，好像這一切都是上帝爲了他的兒女們預先準備好讓他們享用的一樣。

然而時光如流水，當我自人生虛幻中悚然甦醒，雖然我沒有尋到理想的境界，卻尋回了一顆失落的心。當車子接近山腳時，大家異口同聲的說：「山下是晴天！」只是有的讚歎，有的懊悔，使我想古人說——人的可貴要信其當然，聽其自然，而不惑於偶然，人的可悲泥於偶然，拂其自然，而不信當然。